

# 狼 獐 情 歌

劉乾初  
鍾敬文 合譯

民俗學會叢書之三

1928

# 本書目次

序

譯者底話

狼歌二九章

唱和歌二二章

扇歌六章

擔歌一章

獐歌八章

方言考釋

# 上序

近代歐洲詩人對於民歌的興會真不淺！他們不但採集民歌，並且還仿作民歌。像法國底 Paul fort 就是以作民歌而成名的。

但是民歌終竟是一種天然的音奏，詩人雖然費盡心血去摹仿，怎能如它本身那樣使人悅耳呢？

真的，我們與其讀詩人成冊成集的歌曲，不如聽一個刈禾少女的雙聲慢唱。

我們中國廣東底民歌是素來出名的。據我接觸過的如梅縣山歌，簡直是極純樸的詩章。只可惜都限于方言，不能夠流傳到廣東以外，這確是一件極大的憾事！

清人李調元底粵風，就是裒集粵中各種民歌而成的一部有價值的書。不過其中狼狽等歌，格于方言，不能教各地的人一律去誦讀。鍾敬文君既把粵風中的粵歌和猺歌，費心標點一過，編印

成專書，又和他底明將所餘痕獵兩歌，用國語翻譯出來，另爲一集，因求讀者便于參考起見，並逐篇附以原文，及撰有方言表置在書後。這種工作，我以爲是非常有意義的了。散文是一個愛國文藝的人，他這種工作，我相信是一種純潔誠意之努力，他確是費了一番苦心的。他底功績怕還要在那些勉強去摹仿民歌的詩人以上。

我在這里鄭重地介紹：希望讀者把讀我們中國時下一般詩人詩集的時間，來讀這部無垢的韻譜。

呵，南國溫和的風，我送你吹遍四方面去吧！

王獨清，1926.12.22，

在廣州，東山寓所。

# 譯者底話

這篇談話，原已派定了由乾初擔任寫的。但他以雄心過抑不住之故，已于前月丟下教鞭，和秋士，蘇襄等，到武昌去了。要去信叫他寫呢，不但雲水遠迢迢，怕他此際狂飈似的心懷，也再沒有提筆來說明這些繙譯之情歌的餘興了。也好，既然是責無旁貸，喜歡多嘴的我，就索性來『當仁不讓』的寫幾句吧。

第一要先向諸君敘明的，就是這些狼狽歌的材料，是粵風的一部份。粵風里面，共分四輯：

1. 粵歌
2. 猛歌
3. 狼歌
4. 犷歌

粵猛二歌，我已把它標譜付印，狼狃二歌，因語句根本不易懂，只好用國語繙出，而另編成這本對照的小書。

原文既不好懂，我們依據什嗎來這譯呢？這也許是諸君一定要疑問的吧。原來當時編輯這書的人——李調元等——也慮到後人的不懂，所以很吃力的給它下了許多註解，使我們現在對於這些歌謠底語意能够大部份明瞭，都是他們底勞苦所賜予。但是，他們底工作，不能叫我們全無憾難。因為有些地方，是沒有註出的，——大概由于疏畧和不懂吧。我們于此，就只好應用自己底想像去填補了。自然，這是不能完全符合原意的，但除此之外，還有什嗎更好的辦法呢？幸喜這種地方，並不怎樣多，只少少的三兩處吧了。——還有一點，也該聲明的，罐歌第七首中有些語句，連想像也無能爲役了，那怎嗎辦呢？只得漏過表以刪節號而已。

這本小書的繙譯，是出于我和乾初兩人偶然的高興。我們都不是什嗎詩人，素養已是貧乏，更何問乎天才？且彼此正爲了無味的職務，終日如耕牛似的忙碌着。這個工作，是在一個偶逢的

機會里草草完成的。明此，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們底成績，是怎樣的不成樣子。但我們有點可以相信的，就是這些材料底本身，是一種希有的珍寶，譯稿雖如何不行，總足以畧教讀者窺見原作一些美艷的光彩。惟然，我們也儘够滿意了，更大的成功，我們何敢希求？——我們會忘記了自己十分的疏淺麼？

承王蜀清君高興地爲這本小書寫了一篇序文，顏剛兄又堅要我們將它印了出來；他倆底盛情厚意，我們都深深的領受着。王君又面語我，謂譯稿中的音節，可以再調整一下，爲的原文是咏唱的歌謠。對拉，我們在這一方面，是太大意了。但乾初已去，我又苦忙，雖欲勉強改正一些，如何能够呢？算了吧，我們原是村戶人家，就讓女兒們這樣蓬頭赤足地去見世面吧。——至于王君殷殷的教示，心里是永遠感銘着的。

敬文記于廣州

16, 1, 50



# 狼 歌

(唱和歌)

# 唱

唱給我聽麼，妹妹？

你的歌，簡直美得像一枝智廣花！

唱給我聽吧，妹妹，

唱兩句給我解解悶兒吧！

我雖然不是怎樣能幹的人，

妹若肯愛我，我什麼都可以做到。

妹，你如肯真的俯就我呀，

不到成雙，我就決不肯休罷！

寬介留麼往

寬的歌智廣

寬介留麼往

寬解闊雙巡

皮是伝布橐

往買皮就呵

往懸皮就籠

不貧同不放

## 答

唱呀，我自然是喜歡唱的，哥哥：

但我唱的怕不像墨一般的深墨呵。

唱呀，我自然是喜歡唱的，哥哥：

但我唱的怕不像石一般的堅實呵。

看見你這麼聰明的人兒呀，

教我的喉嚨怎能不癢癢呢？

我們相愛着，自在地玩要，

不成並頭，我是決不放過的呵！

寬便寬歷皮

寬敗岑樣墨

寬便寬麼皮

寬敗匱樣辛

眷同匣伶俐

約友二何行

扶買扶過尋

何行也不失

唱

今天我來到這兒，  
正好像流水奔回江裏。  
今天我們碰見了，  
又如蝴蝶兒結成雙雙。  
這些年月，這些年月過去了，  
妹呀，你一向住在何方？  
我老遠地從平南，觔，貴跑來  
跑來呀，特來瞻望妹的風采！

銀爾留粗過

如水還到江

銀爾留度讓

如貧雙品巴

日往月又移

同厘幼閨往

平南籐貴縣

斗眷妹王還

答

今天我重見了你，

如像綠竹再逢春。

今天我重見了你，

你呀，真好像天上掉下來的一樣：

我行到門前，悲喜的尚下眼淚，

我傍着柱頭，眼淚更不禁泉湧。

只當你死了永拋開我，

誰想呢，今天重在這兒相逢！

銀爾留度立

如歸葉蓬春

銀爾留相逢

如懸吞籠斗

咳當臨他流

咳秋臨他篤

扶台使斷派

扶在使度辛